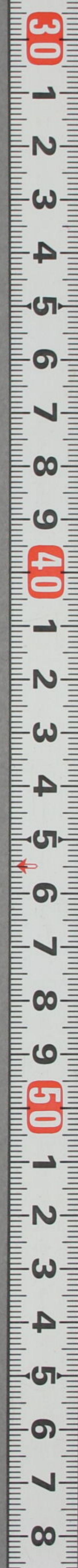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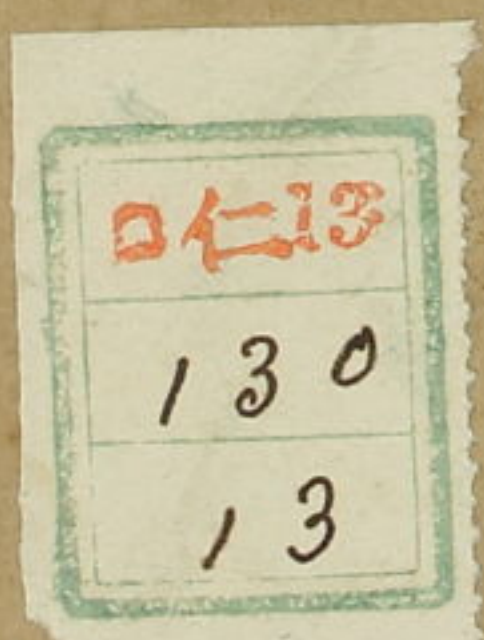


九子全書



嘉慶甲子重鐫

列子箋釋

姑蘓聚文堂藏板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間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黃與傅

穎

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

詩照反

遊外家舅始周

始

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嗣皆好

吁教反

集文籍先并

得

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

競錄奇書及長

丁丈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

南行車重各稱

尺證反

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

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

全所載且共料

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賁

音擠

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門 130 卷 13

列子序

音觀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亂
少也正輿為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在其家得四卷尋
 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
 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
 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物自喪息浪生覺音與化夢
 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
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辭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沖虛真經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圖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
 旨冊為沖虛真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真經名冠八篇之
 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
 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日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
 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
 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

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

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

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

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

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

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

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

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居鄭圃有音布鄭四十年

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國君卿大夫

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國不足饑年將

嫁於衛

謂自家而出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

師之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雖然夫子

嘗語伯昏瞀

莫侯反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

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不生生物而
 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化者能化不化自化者而不生者能生生者不能
 也有化變改也不化自化者而不生者能生生者不能
 之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而不生者能生生者不能
 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而不生者能生生者不能
 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者不得復往陰陽爾四時爾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
 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
 運四時改而不停萬不生者疑獨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不化者往復音者後不其際不可終代謝無問形
 也不化者往復音者後不其際不可終代謝無問形
 不疑獨其道不可窮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有亦知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
 故謂谷神本自是謂玄牝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
 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

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
 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
 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
 不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
 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
 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
 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
 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之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
 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而為之
 而府萬物贍羣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生而不置乎天地者舉形而言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
 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
 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
 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

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

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于任理之通方圓未必

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

有生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

有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

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

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

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

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

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

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

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

得名而此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

而指撻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

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此過古

反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種

章勇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若蠅為鶉事見得

水為隘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田步

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

之衣衣猶蓋主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則為陵鳥此隨所

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此合而鳥足之根為蟻蟮

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胡蝶胥也皆

也言物皆化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其名

曰駒音掇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駒掇千日而死化而

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斯彌

為食醯許兮反若酒上頤輅上怡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輓音呪頤輅黃食醯黃輓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

也九猷生乎瞽茂謀芮音蚺小瞽芮生乎腐音權

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

鄰也淮南子云血為鱗也音吝人血之為野火也此

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鷦鷯之為鷽鷽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鷽也燕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

也老獮音之為獾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

直爰上蟬之獸自孕而生曰類音蟬有獸其相視而生曰鷽此

有莊子曰白鵲相視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鷽五歷反○此

字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翳純雄其名穉古

蜂司馬彪云稚蜂細翳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已子也

蟲獸之理既然下明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荒

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

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后稷生乎
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鵲之類也
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
佐即周伊尹生乎空桑孕夢有神告之曰居伊水之上既
祖也周伊尹生乎空桑孕夢有神告之曰居伊水之上既
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
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厥昭生乎濕潤而生醢
雞生乎酒氣此因酸羊奚比音乎不苟相親比也久竹生
青寧因於林青寧生程鳥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地
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
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
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
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知生不化者存歸於
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也黃帝書曰形動
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
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
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
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
運通之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矣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
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矣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
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
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
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則
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虛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
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
此無形亦先有其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
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
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

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
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
爾非始終之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
所以死則死而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
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
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
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
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
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
我無物焉反其真宅而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
停四者蓋舉大較
而言也我無物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
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其在

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
競之
地物所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息
不與也
也也已無競心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
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
行乎郕音成魯
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
反鼓琴而歌孔子問
曰先生所以樂音洛
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
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
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
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
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
別彼列
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
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
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
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間蓋
古之隱者也底春
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
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
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
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
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
反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長不競時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
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
者人人皆同
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憂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行則
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老無妻子死期將
於宵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
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
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尋此旨則存亡
往復無窮已也子貢問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然卒
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
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
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
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
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
所息於學倦則所以求復其初乃至
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
慮役
支體此生者之事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莊子曰生為徯役

焉耳望其壙

音瑣墓穴也

畢

音臯

如也宰如也墳如也

音歷形如

音隔又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焉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

子貢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

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晏子曰善哉古之

有死也

生者死也死生者死也生者死也生者死也生者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

者伏焉

脩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

之死也者德之微

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

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

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有人去鄉土離六

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

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

鍾賢世宜言重形生

矜巧能脩名譽誇

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

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小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

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丘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寢或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

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其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曰非其名也

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大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

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礪

音毀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為之於未

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

音熊 周文王師封

二篇

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

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

變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

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故物損於

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

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

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

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隨落非

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麓者新故相間

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

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

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其人曰天

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果積氣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音秀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舉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傷其人曰柰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音蹈

徒到反四字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

皆踐踏之貌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

下然大喜書釋字作舍

中書道經卷第一 天瑞

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長廬子聞而
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
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
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
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
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
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
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
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

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
何為欣戚於其間哉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微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有非所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曰是而況無哉
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積和故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成生耳
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耳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女多少亦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當由汝也

自爾中來非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知而為之也
 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齊之國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
 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下同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

利雲雨之滂音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然吾盜天而亡殃公其心何往乃明其自生自有也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反也音切而音切有之皆惑也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

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國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私公者。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有公私者。亦盜也。犯之所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犯之所為。非耳。未亡公私者。亦盜也。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一物今所愛客。復是愛客。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私理無愛客者也。盜邪。公地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

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

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

音然。肌本又作色。奸反。古早黥。音每。諸

字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

色。奸黥昏然。五情爽惑。

治用德。明未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

讚曰。

讚當。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

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於是放萬機。舍

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

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

求故寄之於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舛音奄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

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

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所

反長丁丈反帥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

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

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

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無傷痛指擿音擿也無

人水不溺入火不熱斫音斫撻音撻打也

瘖瘖餘兩反瘖瘖謂瘖瘖也周禮春時有瘖首疾夏時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瘖實由矜懼乘空如履實寢

義例詳於下章瘖瘖酸瘖也義見周官

虛若處牀雲霧不礙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滑音滑其心山谷不蹟致音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黃帝

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鷄

也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

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又二十有

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百姓

號戶刀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山在海河洲中

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寂故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

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心如淵上字讀泉形如處女

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不佞鳥恢反不愛不佞不愛謂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不佞愛也不愛或隱或見山

白粹非養而不衰也不佞愛也不愛或隱或見山

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佞愛隱佞也字林云佞仿

佛見不審也○佞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佞音隱

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不聚不歛而已無愆愆本又作塞去言陰陽常調日月

常明四時常若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

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

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列子師老商氏

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

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

後反蓋神人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舍因

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舍因

問音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而請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

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載字載則有請於子

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音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將告

汝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

謂老商若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五年之後

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顏而笑非

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

於習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

中書真經卷第二黃帝

寄笑 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

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九年

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之後橫去聲下同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

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

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

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

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

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

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

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

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

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

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

體將無所寄豈二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忤屏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曰至人

潛行不空一本作室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

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

之自高故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

計勇敢而得姬姬音魚語魚當作吾女音汝凡有貌像聲

色者皆物也物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與物何

以相遠反于萬也向秀曰唯無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則物之造音作臧乎

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反於虔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

之所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

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仕而不游乎萬物

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壹其性養其氣

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

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閑也邵音綏物奚自入焉全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夫醉者之

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反食陵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還音忤遇也一本作還心不

莊子亦作還物而不懼懼之涉反○向秀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

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

外故曰列禦寇為伯昏無莫侯反人射引之盈貫

盡弦窮鎗措杯反必回水其肘上乎停審故發之鎗矢復沓郭

鎗去復往沓日矢去也箭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

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

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不雖不當與汝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則失其射矣於

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

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

曰揮斥奮迅也明故審安危之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

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

矣豈唯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

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

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肥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

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

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

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野之

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

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丘開先悉薦窘奇隕反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

糧荷胡可反畚音本贊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

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

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眊之明奴革反方言云楊越之閒凡人相輕侮

以爲無知謂之眊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攬攬廣反

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秘秘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挨挨

爲攬又音晃撻打也撻撻音晃撻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

推也亡亡音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

亡無丹盡

也億 蒲介反 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

散也莫汗反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

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揚 餘亮反 猶颺 飛鳥

於地飢音肌骨無礙音毀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

復扶又反指河曲之淫音隈 鳥恢反 水曲 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

泳音詠 潛行 水中也可得也音隈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 行曰泳既出

果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 或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

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

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

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

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

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音無商丘開曰吾亡

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

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

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

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迄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

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

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

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

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

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

而無迎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

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

也長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食音嗣下於園

庭之內雖虎狼鵠鷄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

又音字乳化曰尾孳尾牡牝音搏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逝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反姓毛名丘園

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

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

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

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反于偽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不

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

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

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今吾

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

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

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顏回問乎仲尼曰

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可教也善游者數據

反術也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乃若夫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謾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吾問焉

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讐音衣與諱同歎聲也吾與若玩

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〇見操舟

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遊者可教也輕

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乃若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

舍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樞樞探也取之亦曰藏樞風

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樞之戲辛氏三

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微之因名為藏鉤也樞

子侯反莊者巧以鉤銀銅樞者憚待汗以黃金樞者懣

懣音昏方言迷婚也〇互有所投者巧一也而有所矜

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內唯忘內外遺輕孔子觀

於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之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孔子從而問

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

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

流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吾無道吾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

也偕出齊汨者水迴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

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

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

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

於禹反

樓

背曲也者承蜩

音條一本作蜩蟬也猶掇

拾也

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纍

音累丸於竿頭也纍纍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音淄殊

向秀曰累二九而不墜

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

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檠株駒

檠木或作檠同其月反說文作

身木也李願云檠堅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

吾執臂若槁

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痴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

禮記儒行篇曰丘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

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

徒也亦何知

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仁義之術反於自然脩治也言治汝所用

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

海上之人有好

呼報反

漚

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

音數

而不止

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

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

曰至言去

丘呂反

言至爲無爲齊

在詣反

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僂形以獲蟬海重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

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
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
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
中山火畋藉反在夜藉藉而謁反在下日燔燔音煩林扇
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上時掌反下衆
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畱力
反謂宿畱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
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
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
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故得如此魏文侯
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問夫子之言
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闖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剗音枯心去智商未之
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剗心借智以去智心
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
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
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
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強欲爲之者有不
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
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
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
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
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
履危險而無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
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
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永
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
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
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
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
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

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有
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神巫

男曰覡女曰巫顏師
古曰巫覡亦通稱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

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

皆避

一本作棄而走
向秀曰不喜
自問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
迷惑其

也而歸以告壺丘子

列子曰

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
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無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與音

眾雌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
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

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

而以道與世抗

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

反

汝

向秀曰元
其一方以

必信於世故
可得而相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

語音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司馬云氣
如濕灰

焉列子入涕泣

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
然若土也罪

乎不

音

不止

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
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

本作
萌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

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

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

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是殆見吾杜德

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
發故曰杜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

灰或
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故謂之杜權
有用而無利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

日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

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

旋踵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

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

一之以管窺天者莫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

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

之極皓然泊心玄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鯢鯢音旋

本旋音桓云盤桓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回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恐寫之誤為淵

作審梁簡文流水之潘為淵濫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為

淵沃沃鳥僕反水泉水之潘為淵沃從上溜下也水之潘

為淵雍音擁河水決水之潘為淵音牽水之水之潘

為淵肥水所出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

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

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

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

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

若居其極者常澹然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吾與之虛而猗於危

移委移至順之貌向向秀曰汎因以為

茅音靡靡崔謨云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類靡向

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

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

失而走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
者也 人事之為反于偽 其妻爨爨七玩反 向食食音嗣 豨豨豈
近務也 反楚人呼如食人 貴賤也志 於事無親適無莫也 雕瑑
持充反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本音瑑 然封戎戎或作哉 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子
紛音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 遇伯昏瞀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 乎驚吾食於十漿客
賣漿 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
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 形謀音
成光郭象曰舉動 以外鎮人心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
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 而整反 其所患郭象曰以
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則所患 夫漿人特為食食音 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
亂至也 本無無字○所貨者羹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
食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 而況萬乘之主
若是皆敬已 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 伯昏瞀人曰善
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
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
荷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
屨謂之屨 杖蹙之乎顙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作賓導 者以告列
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
藥乎廢置也曾無善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

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感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困彼豫

出而

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恆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

易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相格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

彼所小言盡人

毒也

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不能相成濟也楊

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

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

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

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朱

不答至舍進涓

涓音管莊子作鹽

漱漱

音巾櫛反

脫履履

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

音問下同是以不敢

今夫子問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

許唯反

而盱盱

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

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

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

音楊司馬云對火曰楊淮南子云富人水纂錦

貧人楊

者避竈

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楊朱過

音戊

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
孰能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
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
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
不能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必先出於已
者亡亡音所殆矣理常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
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
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
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
其所不能用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
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
我無粥余六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積於柔必剛積
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彊勝不
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木彊則折彊極則
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而智童
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
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
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
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翼戴
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
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

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

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鸞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

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

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

音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師

音率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作鶚一本鷹爲旗幟

音率

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作鶚一本鷹爲旗幟

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

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

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

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

居則有羣行

反戶剛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

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禽獸不

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

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

解六畜

反朽又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

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

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

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太古神

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羣神於

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

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

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

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

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先

誑之曰與若芋音序芋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

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

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或作

消子為于偽反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

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額影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

敵而我不應志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

無敵於外惠盎河浪反○惠盎見賢遍宋康王康王蹠足

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

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

刺七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

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

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

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利之此其賢於勇

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化人也

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

礙音礙

千變萬

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

識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

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聖音惡白

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

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在京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音靡

曼者娥媼妖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

塞耳○笄首也阿錫阿細綴布曳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

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

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

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

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

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

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反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

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

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

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開音恒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

疑慙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間

間可盡模哉變其斲亡者心之惑也王大悅不恤

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肆意遠游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藹古驕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梁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驂騑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

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主車則造父為御音泰篆

輪盜驪山子為八駿○渠古犧字為右淮南子

音泰篆為右淮南子次車之乘右服

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誘云皆次車之乘右服

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

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而右山子

柏天郭璞云柏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

于巨蒐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

具牛馬之湏反竹用以洗王之足湏乳也以至尊及二乘

實證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之阿赤水之

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之阿赤水之

山有五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

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

海登崑崙山起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

宮望於其土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王版

中虛真經卷第三周穆王

三

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
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
和答也詩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鳴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辨諧後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
見穆天穆王幾幾音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
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遐假字當作遐焉
明其實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
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捐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
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
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
之紀者陶運萬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
形不覺其難也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因形者其巧顯
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
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
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
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憺校音絞顧野王讀
作翻交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
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猶得其道
而無理有形而無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不有有生
而送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
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
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
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類也

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
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
姓不知聖
蓋術之末者也
人之道也顯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
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
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
為之名非所以
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覺覺音
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古也六奚謂八徵一曰故
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
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
自夢
二曰噩夢噩音周官注云噩當為驚三曰思夢因思念
而夢
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因喜悅
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
而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不識感變之所起
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
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
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
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一體之盈虛消息皆
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吉凶往復不得與天地並形故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夫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
涉大火而燔燔燔如悅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燔燔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
餘
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
此亦與覺相類也
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此皆
明夢

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卽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
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
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
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
口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
夜無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
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
虛語哉夢之有此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之南隅有國
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
寒暑亡亡音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
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
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卽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
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
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
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
皐皐音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日月餘光之照其土
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
藉藉音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
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產其
下趣趣音走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
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而卽事夜則昏憊而
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
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

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

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

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

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

吾南吟並寤語也藝呻吟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

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

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

兼之豈可得邪尹氏問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

慮之事疾並少問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若樂各通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

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音

也謂逆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墮無水中覆

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

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

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

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

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

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愜又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

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

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被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

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

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

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
之辨覺夢何邪今亡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
直知其不異耳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宋陽里
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華胡化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
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
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
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
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
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
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非藥石之所攻
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疾痼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
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
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大忘者
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
心反合有慮蓋亂有左右目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子
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而
非一塗所驗也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
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
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
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
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
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忘得失哀樂

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極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秦人逢音逢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

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是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眾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洊洊音滋胡大胡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金反同行者啞烏陌然大笑曰子昔給給音待欺也若此晉國

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
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徹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

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

閒音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

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

問故弦歌以

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愀七

然有問

愀然變色少時

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故示有疑問之色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

今之所明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盡其極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

憂之大也

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

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

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

唯季

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

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

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智

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

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

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

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

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

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

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

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都

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爲

居宗體備故能無

之有革之何爲

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

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

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

骨立

發憤思道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

身不輟

則既悟至理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

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

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

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

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

稱謂況下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

斯者乎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陳大

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

弟子有亢倉子

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

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子稱爲七族者

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

不闕牆

魯侯聞之大驚

易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

耳曰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

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

也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

神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者不得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爲一也

其

有介然之有唯

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于聖慮耳

遠近爲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
今以不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
商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

然則丘博學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

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龕迹非
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

曰然則孰者爲聖

聖豈有定所哉趣有聖者
舉絕遠而言之也

不言者不化而

何晏無名論曰爲民

所與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
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

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

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

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
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

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

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川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

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子曰：「強爲之名。」仲尼稱堯、蕩

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惟無名故可

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丘疑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沾蒞者也

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

中宣王經卷之四 仲尼

四

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子夏問

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猶豫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

同有違和光之義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

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各是

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

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

伯昏瞀莫侯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曰數反色主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

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相遇於道曰若不相見

者道存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敵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

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曰無見口無言心無知

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

外冥一則形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音弟子四十人同

行此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

魄片各反字書作欺賴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

大面醜也賴片各反而不可與接云欺賴神凝形喪

外物不能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得闕之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形者第子末行反戶即者與言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一本樵者彼大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其接物則若而尚勝也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盡進音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言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即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離之域此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

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悟不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至妙之所會者更麓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子列子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學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

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

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初子列子好游壺丘

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適常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

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

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者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

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

亦恆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

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

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

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窵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

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

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

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

乎論游之難以至故重叙也未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

不知所眠適眠音視內足於已故不知所物物皆游矣物

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

所謂觀也我之觀固能遇物而觀故曰游其

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

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

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

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

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
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
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不有觀吾之鄉如
戎蠻之國爲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
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
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
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明而立文摯自後
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
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

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
雖終而不亾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
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亾不幸也役智求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必行
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亾
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亾者亦常生理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也違順
應死而未及於死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存亾得理也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
亦謂之常其身亦道之常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
歌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幸而
死故可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
哀也

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目將眇者先睹音秋
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毫耳將聾者先聞音而飛口將爽者先辨音溜
灑音乘溜水出魯郡萊蕪縣灑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
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灑之合易牙嘗
之○爽差也溜灑水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音焦朽有節而難
異味既合則難別音別體將僵音者先亟音去吏犇佚音佚奔逸僵仆也如
也音將奔也與心將迷者先識是非音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
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音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
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
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
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故物
不至者則不反音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音鄭之圃澤音圃澤田圃
也音在中多賢音有道德而東里多才音有治能而圃澤之役
牟縣音有伯豐子者音弟猶行過音東里遇鄧析音鄧國辨智之

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音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音于僞
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音若舞彼來者奚若音世或謂相嘲其徒曰所願知也音聞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音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
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
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音喻彼為
以為執長幼羣聚而為牢藉音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
政者也音繞又刺也周禮鬻人以時籍魚鼈也又籍謂以竹木圍
魚也音莊子云以臨牢欄李願云牢豕室也欄木欄也文
字雖異其意音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同也籍音欄音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機而不能應音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之多機乎音機巧也多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
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

有所不能兼巧徧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

知之與能爲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

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不居知

者爲視聰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苟

繁謂傳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

耳敲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

餘於未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

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

未必能濟子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

之所爲也應曰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

士賢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

也懦弱也音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

奴亂反之舌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螽音終一之股堪秋蟬之翼

也勝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

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

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

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

無與對故其功不顯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

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

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

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今臣之名

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然

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以能用其力者

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

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

日中山公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子公

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

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

此皆存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

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祖

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

而無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

韓檀木安反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辯者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也下

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

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鼎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

視之如一物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蒙之

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之

竹晉均日衛之箭鳥號黃帝弓綦地也射其目矢來注眸

子而睚睚音不睚本作挾目瞬也矢隧隧音地而塵不

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

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後鏃中前括

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

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矢注眸子而睚

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不曉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

跌今設令至拙者聞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麓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刀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有指

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立得矣惠子曰指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不至

有物不盡際則其有之域則常有一常在而不可分雖

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牢

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

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治天下天下欲治之五十年

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

已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顧問左右左

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

至堯乃微服游於康衢間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

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

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

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

在已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箸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

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唯默而得之而

性成之者得之則自然無假者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

真能也能知極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

為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為而非理也

